

刘兴诗

作品系列

之

{ 中国科幻黄金时代大师作品选 }

Zhongguo kehuan huangjin shidai dashi zuopin xuan

雪尘

新中国第一代科幻小说作家、世界科幻小说协会会员刘兴诗科幻代表作
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作品，**以原始文明为题材**的著名科幻小说

科幻世界，浩瀚宇宙、神秘海洋、苍茫大地，时间通道、海底大厦、通天之梯，无边的神奇、无尽的遐想，爱、敬畏、勇气、探索，……

影响了 几代人的儿童科幻作品，

承载了 几代人梦想的文字巨著。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 中国科幻黄金时代大师作品选 }

{ Zhongguo kehuan huangjin shidai dashi zuopin xuan }

刘兴诗系列作品之

雪 尘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尘/刘兴诗著. —贵阳: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81126-232-2

I. ①雪… II. ①刘… III. ①儿童文学—科学幻想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11544号

雪 尘

著 者: 刘兴诗

特约编辑: 郑 均

责任编辑: 杨 麒

出版发行: 贵州大学出版社

印 刷: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34千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6-232-2

定 价: 24.80元

版权所有·违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851)8292951

重温昔日辉煌

——《中国科幻黄金时代大师作品选》

何为黄金时代？

1978 年到 1983 年，短短六年间，一批科幻作家共同铸成了中国科幻的黄金时代。直到今天，本土科幻在中国都还没有达到那时的影响力。

这是一个人为开始，又人为结束的时代。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重提“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当时是科学传播的一个黄金时代。科幻小说恰逢其时，成为那段时间的一大热点。大量国外科幻作品被译介进来，中国科幻作者接触到了世界科幻的最新潮流。《未来世界》《铁臂阿童木》《大西洋底来的人》等国外科幻影视的引入更在全社会形成了一股科幻旋风。

从 1978 年开始，国内大量科技、科普类出版社，科普报刊恢复正常工作。为了吸引读者，科幻小说成为这些出版机构组稿的重点。在出版界带动下，很多作者投入科幻小说创作中，科幻作品的数量和影响力与日俱增。

在内外因素促进下，中国科幻仿佛坐上助推火箭般强力起飞，其影响力之大，影响范围之广，至今人们仍心向往之。鼎盛时期有一百余位科幻作者，发表了近千篇中短篇科幻小说，长篇科幻小说也有几十部。



当时，仅由叶永烈一人的科幻小说改编的连环画，累计发行量就超过一千万册！童恩正作品《珊瑚岛上的死光》搬上银幕后，成为中国科幻电影的标杆。同时还出现过《绿色克隆马》等大批科幻广播剧，以及《隐身人》《最后一个癌症死者》《X-3 案件》等科幻电视剧。它们都是根据同时代科幻小说改编的，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反复播映，影响广泛。

1983 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科幻受到直接打击，叶永烈等科幻作家被点名批判，从此结束了中国科幻这一黄金时代。（参见《1983 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国科幻一蹶不振》，《中华读书报》2009 年 4 月 3 日）

谁是四位大师？

这一时期，科幻界出现了五位非常活跃的作家。他们创作量大，作品质量高，在社会上颇有影响，被并称为中国科幻的“五大主力”，他们是叶永烈、童恩正、郑文光、萧建亨和刘兴诗。萧建亨当年无论创作数量还是质量都堪比其他四人，只是后来出于个人原因，他逐渐淡出科幻写作的圈子。剩下四位作家又被创作界称为四位大师。

论数量，四位大师的创作普遍多于其他作者。论题材，他们最早尝试了一些国际上流行的经典科幻题材，如野人、外星人、时间旅行等。论社会影响，他们的作品或者被改编成影视，或者发行几百万，到今天仍屡屡再版。

八十年代世界科幻协会开始吸收中国会员，他们也是最早被



发展的中国会员。

其实，这四位作家的创作生涯从五六十年代便开始了。如果没有“文革”，他们手头的一些作品可能会更早问世。所以，这套丛书不仅选取了他们在黄金时代创作的作品，还有一些早期作品，如《古峡迷雾》《北方的云》。

除了郑文光因病停止写作外，其他三位作家在“黄金时代”后还陆续写了一些作品，思想上更深刻，文字上更成熟，风格上更具个性，所以也编选在这里。

除了作品外，这四位作家还通过专著、文章和讲座等形式，向全社会宣传科幻，为科幻争取话语权。在外界对科幻打压最厉害的时候，也是他们带头进行反击。在尚未有任何专业人士将科幻小说立为研究课题的时候，也是他们进行了这方面开创性的工作。

总之，四位大师和他们的作品就是中国科幻黄金时代的缩影。阅读四位大师的作品，可以帮助你迅速进入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作家？

文如其人，不了解作家本人，便难以深入了解他们的作品。黄金时代中国科幻共有的色彩，一定要到作家的生活中去寻找。那么，当时科幻作家都有哪些共同点，足以形成一个时代的特色呢？

他们是一群中年的精神创造者。



1978年郑文光49岁，刘兴诗47岁，童恩正43岁，叶永烈38岁。其他一些作者如金涛、魏雅华等人，年龄相差也都不大。他们就是从这个年龄段开始了新的征程。

“中年人”这个身份还需要特别强调吗？是的，他们当时已经成为社会中坚，拥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上养老，下抚小。这些看似与创作无关的背景，其实决定着作者的创作心态。身为中年作家，他们不可能像青年作者那样用游戏、调侃的笔法去创作，更不会有“边缘化”的视角。在现实中发现的问题，他们不会只是拿来讽刺挖苦一番；他们不是闪到一边去当看客，而会认为“那就是我们的事”。

中年是一生中责任感最强烈的阶段，正是一批中年作家共同创造了中国科幻的黄金时代。那时候科幻作品显得很“主流”，主题积极向上，人物热情进取。这种精神生产不是行政命令能够催生的，它只能出自这一批创作者自己内心的体验。

他们是饱经风霜与忧患的一代知识人。

这一批作家出生于战争年代，经历各种社会动乱。用刘兴诗的话讲，我们在童年都没有真正像孩子那样地生活，过多考虑许多和年龄不符的沉重问题。所以他们的作品厚重、大气，有的甚至字字滴血。要知道，作家不可能写出自己心里没有的东西。没有这样的生活积累，便出现不了能够跨越时代的一批佳作。

他们都行过万里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四位大师在这方面有突出的表现。知识储备就不用说了，在他们中间，郑文光是第一个到访西沙的作家，叶永烈身为记者遍观人间万象，童恩正研究考古，踏遍山



山水水，刘兴诗身为地质专家，最远到过北冰洋，与北极熊亲密接触。童恩正和叶永烈在晚年更是过着地球村民的生活。

广博的阅历支撑着他们的作品。郑文光在小说里描写的南海风光，叶永烈两篇沙漠背景的科幻，童恩正那些悬疑色彩的考古题材科幻，刘兴诗笔下的异域风光，都是他们社会阅历的典型代表。

如果把四位大师的科幻作品和同时代主流文学作家相比，他们的视野十分开阔。很多作品以香港和异国为背景，且具体生动，他们笔下的“外国”与“外国人”毫无概念化、漫画化的弊病。《珊瑚岛上的死光》便是明证。

后来的新生代科幻作家在这方面也没有超过他们。读罢新生代的作品，你会感觉他们确实读了许多书，但肯定没有走过许多路，所以只好把背景放在“乌有乡”，带有浓浓的书生气。

他们是真正热爱科学的一代学人。

四位大师中有三位是职业科学家，郑文光是天文学家，童恩正是考古学家，刘兴诗是地质和考古学家，叶永烈则是专业科普工作者。他们不仅是科幻作家，每人都还写下不少科普作品。叶永烈参加编写的《十万个为什么》曾经被称为“感动共和国的书”。郑文光为纪念布鲁诺写的《火刑》曾经入选中学课本，伴随一代代高中生走向社会。

科学不仅是他们的职业，也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他们看待世界的眼光。当他们书写科学时，他们就是在写与自己相濡以沫的“心上人”。那份对科学的爱真诚无比。同时，他们对科学非常熟悉，像《腐蚀》这样直面科学界内部问题的题材，圈外人很



难抓到。

后来的中国科幻界再没有形成这么个以专业科学工作者为主的创作群体，那些对科学工作的描写看上去总不免显得浮光掠影和走马观花。

他们还是一群勇于探索、逐渐成熟的作家。

三四十岁的中年作家也需要逐渐成熟吗？是的，因为十年“文革”让几乎所有作家的艺术才能都休克了。当他们重新开始创作后，头脑不免发空，笔头不免生涩，作品中不免会留下空话套话，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才能让自己达到最好的创作状态。

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些作家中晚期作品明显好于他们的早期作品，比如《战神的后裔》（郑文光）、《腐蚀》（叶永烈）、《在时间的铅幕后面》（童恩正）、《悲歌》（刘兴诗）。这些作品题材新颖，思想深刻，文笔老练。单纯从艺术角度来看，完全能够代表这些作者最成熟的科幻创作水平。

不过这些作品的影响力均不及他们早年的作品，如《飞向人马座》《小灵通漫游未来》《珊瑚岛上的死光》《美洲来的哥伦布》。作者们经过文革后如梦初醒的那几年精神震荡后，开始静下心来发掘科幻创作的艺术规律，悉心打磨自己的创作，但社会文化的热点却转移了。

他们是一群文理兼备的作家。

四位大师的作品既拥有丰富的知识含量，又拥有出色的历史知识和文学造诣。人文与科学之间那道若隐若现的沟壑在他们身上并不存在。

一段时期内，“软硬科幻之争”成为某些作者掩饰自己创作



水平不足的借口。如果一个作者不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他会宣称自己在写“软科幻”。如果一个作者文笔不佳，他会宣传自己在创作“硬科幻”。

但如果拿这些前辈的作品来作标尺，就会发现这些借口多么荒诞。既然要写科幻，科学知识不厚实怎么行？既然要写小说，文学技能不过硬怎么行？

科学兴，科幻兴

现在翻开四位大师的作品，会看到不少时代的印迹——科学家拿着计算尺工作，公安人员骑自行车进行侦查，十元钞票便是“大票”。一些作品中的科幻构思更是已经成为现实。它们过时了吗？没有。满篇都是蒸汽机和钢铁的凡尔纳小说还没过时，何况四位大师的作品。

要知道，能让一部科幻作品流传下去的，是洋溢在字里行间对科学的激情。

不仅中国，上世纪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美国也曾经有一个科幻创作的黄金时代。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一批作家，阿西莫夫、海因莱因、布拉德伯里，都是那个时代的人。2008年，他们中最后一位大师阿瑟·克拉克才离世。直到现在，好莱坞翻拍的一些科幻片如《星河舰队》《我，机器人》，还是在改编那个时代的作品。

在美国科幻黄金时代开始前，科幻只是小圈子里的文化。当这个时代结束后，科幻已经在全世界形成了影响。然而这个时代



在六十年代末就终结了。从那以后，美国科幻一直在走下坡路。到了新世纪，几乎被魔幻文学压得喘不过气来。

是什么铸就了美国科幻的黄金时代？正是科学！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那三四十年，也正是美国科学大发展的三四十年。世界各国科学家涌入美国，将它打造为世界科技中心。直到美国国旗被插上月球，才结束了这一激情洋溢的时代。

而从七十年代开始，后现代、新兴宗教、反科学等思潮逐渐形成影响，公众对科学的兴趣一点点下降。在今天，美国人中信奉占星术、怀疑进化论的比例甚至要高于那个时代。

科幻不是无源之水。没有科学的滋润，它终究要枯萎。细数中国科幻最兴旺的几个时期——清末民初、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及七八十年代之交，都是科学传播大发展的时代。在这些时段上，中国公众热爱科学，对各种与科学有关的话题都有兴趣。有这样的土壤，科幻小说才能生长得扎实。

在今天，如果单纯从文学水平而言，科幻作品已经超越了当年。但公众科幻作者不再有前辈们对科学的热情，甚至不如他们了解同时代的科学工作。这样的科幻也只能变成小圈子里的文字游戏。科幻始终没有恢复成当年的热潮。

重翻旧作有营养

笔者日前拜访一家科幻杂志社。席间一位女编辑感慨道：现在的小读者们都不熟悉科幻的历史。

这是我们共同的感慨。“黄金时代”开始时我只有9岁，结



束时我 14 岁。初中三年我曾经把科幻当成唯一的课外读物。如今编选在这里的作品，我那时读过差不多将近一半。它们融化在一个青春期孩子的性格里。

那个时代里有我这样经验的孩子何止百万。主持出版此套书的贵州大学出版社领导比我大十来岁。他就说过，他从小便读过《古峡迷雾》。

然而等到九十年代中期，新一代科幻迷再涌现出来，差不多就过去了十几年。这个代沟未免过长，以至于前辈们的精华被远隔在代沟的那一边。

如今重印前辈的作品会不会过时？不会！科幻小说不是科学预测论文，即使满纸蒸汽机和钢铁的凡尔纳作品今天看起来仍然不过时，何况这些作品过去不到三十年。它们在某些方面仍然是中国科幻的标尺。

比如，今天不少年轻科幻作者抱怨“没什么新题材可写”“太阳底下无新事”。其实他们选取题材的视野还远没超越当年的前辈。在思想的深刻性、作品的厚重性上，前辈们有些作品堪称“字字血、声声泪”。相形之下，如今大部分科幻作品只能算是“轻薄短小”“浮光掠影”。就是在纯粹的文字技巧上，前辈们的作品有许多仍然可以借鉴的地方。

记得在 1998 年，我去拜访一位科幻界的前辈。他不无担心地劝我说，你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科幻上，如果有一天科幻不能搞了怎么办？十年多过来，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甚至没有任何一个“新生代”科幻作家因为写科幻而挨批。今天发展科幻的外部环境已经相当宽松，远非前辈们当年可比。



然而我们并没有把科幻重新恢复到当年那种盛况。面对这个事实，今天的中国科幻人无可抱怨。我们必须重新翻开前辈的创作，从中汲取营养和力量。

为方便读者阅读，贵州大学出版社嘱我选编了四位大师的名作结集重版，同时由我撰写了“黄金时代”科幻小说总评。品评大师，心有惶惶。但有此评论，总可以让与大师们有了若干“代沟”的小读者们感到不少方便。

郑 均

目 录

雪 尘	1
曹仲安和他的父亲	2
色兰达寨	6
经堂夜话	12
雪崖前的喊声	16
毒泉	21
雾中山传奇	27
雾中山寻踪	27
贝币上的编码	30
平息风波的古铜瓶	34
戒日王新传	38
老托钵僧讲的故事	42
尾 声	46
童恩正归来	51
墓地重逢	51



激辩古迂夫	57
童恩正盗墓	69
越过三星堆“城堤”	75
鱼鳃王和其他奇闻	79
“敲鼓”求雨记	87
扎日山纪事	93
扎日山的神话	93
德木巧多吉画像碑	97
进山礼	102
林中枪声	104
神秘的“琴师”	106
尾 声	112
柳江人之谜	115
问题的提出	115
猎人走向河边	119
水洞里的犀牛	130
结 局	137
瞄准秦始皇	143
PK 护法真人	146
荆轲刺秦王	153
秦俑阵中一新兵	157
夜访李斯	166
陋巷吟	170
最后的龙卷风	178
作品点评	182



雪 尘

谁知道曲凝卡瓦山^①，谁曾见过它那金字塔般的皑皑积雪峰顶？它身披着浓密的云雾织成的袈裟，高高地耸立在西藏高原的群山之间，看起来多么庄严、多么雄伟。

千百年来，在一代又一代的山村传说里，这迷一样的冰雪巨人像是一尊最神秘的古代神祇。谁也猜不透在它那闪亮的白银头盔下面和坚硬的岩石脑袋里，隐藏着什么不愿吐露的秘密。

人们相传，它是一位凶神的化身，有一颗极其冷酷的心。它用层层叠叠的悬崖陡壁和纵横分布的冰河，阻挡住任何胆敢接近它的人。如果有谁擅自闯入了这片禁域，挨近了峭峻的峰顶，立刻就会遭到山风、飞石和雪暴的袭击。即使九死一生地侥幸逃了出来，多半也会负伤致残，

^① “曲凝”，是传说中一个水妖。“卡瓦”，藏语是“雪山”的意思，“曲凝卡瓦”意为“水妖居住的雪山”。



再也不敢尝试第二次。

曲凝卡瓦山还会无缘无故地发怒。这时，地皮像发疟子似的不住颤抖，无数大大小小的石块顺着山坡一直滚落到村寨边。往往就在这个时候，喇嘛寺里无人照管的铜钟，也会像是神灵附体般突然震鸣起来。

“有人触犯曲凝大神了！”

寺里至高无上的掌权大喇嘛举起双手，向冥冥苍天振声高呼。在他的影响下，山民们会不由自主地跟随在他的后面，成列成排地俯伏在泥地上，仰望着在云雾中忽隐忽现的雪峰，异口同声地呼喊出一句乞求神灵保佑的咒语：

“唵摩尼玛，拉岁罗^①！”

曹仲安和他的父亲

50年代初期，有两个年轻人沿着一条幽深的山谷，向曲凝卡瓦山走来。走在前面的，是一个身穿帆布工作服的地质队员，名叫卢孟雄。紧跟在后面的的是他的朋友——青年考古工作者曹仲安。曹仲安的身材颇长，戴着眼镜，服饰非常整洁，虽是在阡无人迹的山野里，仍然举止非常文雅，表现出一副十足的书生气，似乎和周围的环境很不协调。

“快到色兰达寨了吧？”曹仲安轻声发问。

“不远了。”卢孟雄看了看手中的罗盘，回答说，“按照次仁

^① “唵摩尼玛”是一句咒语。“拉岁罗”，藏语意为“求神保佑”。